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

九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十

○孔孟類

論孔孟相傳之道

文集讀余隱之辨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李常之言不足以窺孟氏之藩籬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辨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馬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辨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馬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

論孔孟言仁之功

荅林德父

此段謂不可以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周徧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時措之義又不同

孟子之義而已



孟子

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  
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  
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  
人是也又謂孟子以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  
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論孔子孟所與之異

語錄

此段謂聖賢分量不同

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  
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  
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無所不遍大小方圓無  
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事  
之有闕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  
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得做得一兩件  
又困了唯是聖人便是事窮到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者正  
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  
不足以取證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  
聞其略也而已

○孟子類

論孟子辭齊王之召

文集讀余隱之辨溫公疑孟上

此段謂王以疾要之則辭而不往

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  
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  
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

孟子

聖人

之義人之太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  
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  
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  
彼哉馬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  
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責貴也責貴義也而何不可之  
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  
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過公亦未深考  
耳孟子達尊之義馬謂達者通也二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  
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  
之上以伊尹周公之中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  
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負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  
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尊崇之義不異於  
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  
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  
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聞其道  
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之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  
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論孟子言去就之義同上

此段謂孟子之說蓋通上下言之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  
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  
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  
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  
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  
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  
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也

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觀則溫

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而隱之所辨引孔子事為證恐未然也

論孟子絕陳仲子之意同上

此段謂父子兄弟之大倫大義一日不可去

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  
身享之故避之又曰仲子猶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  
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猶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  
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  
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  
之二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  
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  
者則知之矣

辨李氏論孟子不能尊周

文集讀余隱之辨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周顯王之時人心離天命改父矣

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  
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寔微寔滅孔子作春秋雖云  
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筆曰矣至  
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父矣是  
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之心與天  
同而無所適莫嘗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家其  
禍無已哉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之矣聖人之心豈異是哉隱  
之只以衰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詆罵中而所謂  
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  
無此意

聖心大無所同莫

不亦不亦

和孟  
易也  
皆然

有孟  
子而  
經之  
道明

有孟  
子而  
經之  
道明

再辨孟子不尊周之說同上

此段謂孔孟各得時措之宜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辨李氏謂孟子以權誘諸侯同上

此段謂李氏悼李者之迷惑不知已之迷惑亦甚

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略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辨已得之愚必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揚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為悼學者之迷惑而為是言曾不知已之迷惑也亦甚哉

論孟子闢異端之功

讀余隱之辨鄭公藝圃折衷

此段謂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為害深

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為害也深而息邪詎詎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交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森森與美稗鈎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處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二

後集

○諸子類

論老子不爭之道

語錄

此段謂老子退步柔伏只不與爭

在卑下全不與爭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麓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諒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張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陷秦將以利吉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吉項羽約和已講

子房之術全真如此

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使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及發出來麓列子比老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篤言否曰然

論老子不似鄉原

荅黃義剛

此段謂老子之心却是出倫理之外

鄉原在倫理中行

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先生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却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倫理之外他自處得雖其卑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於倫理之外其說惡害事如鄉原便却只是無見識底好人未害倫

理在

論老子孟子之體用

語錄

此段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此老子之體用

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觀列子偶書

文集

此段謂列子所言不過剽掠之端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月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其稟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論莊老學術之偏

葉賀孫錄

此段謂老子極勞壞莊子得些也只乖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以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落着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壞莊子得些也只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

老子  
孟子  
體用  
不同

其言  
即佛  
書四  
大旨

南  
方

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  
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  
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說周公  
仲尼之道北孝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鴉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楚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  
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  
只弄這個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  
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  
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  
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文集養生主說

此段謂老莊之孝不論義理之當否但欲依阿其間

聖人  
以力  
為善  
之實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  
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  
縫亦謂之督見深衣註皆中意也老莊之孝不論義理之當  
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  
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  
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  
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足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  
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  
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孝而未名者自非為已  
之孝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及其為孝之力則其  
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  
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  
至於犯刑者而切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

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善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  
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子  
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  
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  
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  
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  
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  
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  
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  
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  
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  
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論荀楊立說之偏

輔漢卿錄

此段謂荀子說禽楊子只是走入莊子窠窟

問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也是個剛  
明底人曰只是籠他那物事皆未成個模樣便將來說云楊  
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那老  
莊窠窟裏去如清淨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太元中所說靈  
根之說云云亦只是莊老意云程子却取之是如何曰然但  
恐他意思正是那養生底工夫耳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以  
老莊之言駕說耳

論漢儒訓詁之學

荅劉溥叟

此段謂漢儒窺見些小終不曾見得大卦

子莫  
之北

荀子  
未成  
模樣  
伊將  
來說

楊子  
亦只  
是莊  
老意

全體  
顯微  
是尾方

問曰儒何以弱訓詁而不及理答曰後初諸儒專治訓詁如  
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令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  
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体問何以謂之全体答  
曰全体須徹頭徹尾見得方是且如康衡論時政亦及治情  
性之說及到得他入手做時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廟禮而已  
翼奉言見道知王治之象見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  
只教人主以陰陽日辰貧賤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  
之他只是復窺見得些子終不曾見得大体也唯董仲舒三  
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淫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

論揚子事莽之罪

答尤延之

此段謂揚雄畏死貪生而其迹不免於誅絕之罪

東漢  
書以  
莽臣  
溫公  
變例  
不知  
何如

無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与  
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切取趙盾  
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万世臣子之戒明雖无  
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  
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執依晚李愚  
昧實有所不敢從也

論揚雄韓愈文中子優劣

諸時宰錄

此段謂揚雄各自有長短文中子好處亦多

文中  
公  
見  
揚子  
大意  
揚子  
會去  
想索

立之問揚子与韓文公優劣如何先生曰各自有長短韓文  
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  
得也揚子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  
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批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

文中  
子思  
集  
卷八

仲舒  
自是  
如底

文中  
子思  
集  
卷八

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  
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自走不得而  
揚子却添兩作二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二才又且有飛  
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  
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个善惡混若有个三底道  
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  
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孝似本於老氏如淮清惟  
淨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  
得分明其綱領以正却無他這個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  
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  
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揆得好  
如見其荷篠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  
是粧點來

論仲舒子雲仲淹退之優劣

沈僩錄

此段謂仲舒子雲兩人不須說只文中子韓退之  
更詳看

先生令孝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  
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底揚子雲不足道這兩  
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入疑似試更評看孝者  
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雖云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  
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  
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  
是見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他當初本只  
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  
便以此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

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親切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  
是要為國家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論文中子好名欲迷之心

文集王氏續經說

大孝  
之教  
具有  
明法

此段謂王氏續經非能真有見於古昔聖賢之道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  
之相及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  
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太學之教所謂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  
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  
其實至於一日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所不可及  
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惟不然而但  
為模放假切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  
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  
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  
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  
之孝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  
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  
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  
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一策  
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  
為湯而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  
售焉及其不遇而歸之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  
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  
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

王氏  
續經  
未嘗  
深探  
其本

不獨  
已任  
心  
之  
勝

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  
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  
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  
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  
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切取而近似者依倣六  
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令其  
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  
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躰用而**雷****風****山****澤**之制是  
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書****禮****樂**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  
叔孫通公孫述董襲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  
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  
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據  
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  
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  
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  
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  
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  
有取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  
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各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  
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  
心有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  
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  
又說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  
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一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三

後

○儒釋類

論釋氏異端之非

答汪尚書

此段專論異端似是而非之失

其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  
 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  
 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  
 俟交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其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  
 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  
 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  
 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真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  
 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  
 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  
 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  
 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  
 彼脩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  
 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觀  
 與克己同途其職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撥去首尾孤行此句  
 以爲已接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  
 慕夷狄明道通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  
 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其術中  
 猶有可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以資已學也孔子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思無邪慝  
 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賊而已此言誠有味

吾進  
以求  
所安

而  
之  
而



者故其於釋孝雖未安然未嘗敢言抵之特以講孝所由  
有存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凜恐  
未中理乞賜開示

論釋氏不見心與法之失

荅南軒

此段謂聖門之孝先盡其心以立大本與釋氏不同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身雖云心生萬法而實  
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  
說若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  
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  
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  
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  
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之言  
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端所  
攻重為吾道之累

論儒釋氏與聖學不同

荅廖子晦德明

此段謂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釋氏之說上往而  
下學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  
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  
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  
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性之未發  
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必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

釋氏  
不同

用  
心  
難  
苦  
卒  
不  
近  
聖

聖明

為故孝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无不中節耳故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  
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有得也必  
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孝而已然為彼孝者自謂有見於  
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  
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  
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  
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孝豈可  
同年而語哉

論儒釋正邪之異

荅李深卿錄

此段謂天理人心自有至當不必求合於彼

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  
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  
者彼以為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  
判然矣然世之孝者於吾孝初未嘗端的用力而於彼說顧  
嘗着力研窮是以於彼說自見其高妙而視吾孝為不足為  
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以辨守而  
告之恐未易拔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  
若可揅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射勢不作是以為  
吾孝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孝者支辭蔓說惟  
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  
若試於吾孝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  
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  
日之非矣

論儒釋似是而非

天理人心自有

答吳斗南

此段謂聖門之學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此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舜於堯身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跡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施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儘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知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論儒釋所見之異

答陳衛道

此段謂釋氏見處儘高明脫洒而用處則顛倒無有是處

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而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直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

此理無相

言只

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  
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行處見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  
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  
義切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  
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  
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  
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  
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逆者便是  
逆着此理曾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是  
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

論性命之理只在日用

荅陳衛道

此段謂歷者之論要真實是當與禪家籠侗單

不同

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  
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  
籠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  
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  
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  
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  
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  
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錯三綱無父子君臣一處  
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  
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三  
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  
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

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能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在於彼留心之又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其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繁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孝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逆還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攢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往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能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

○老釋類

論老釋躰用之異

荅徐彥章

此段謂老釋在於厭動求靜有躰無用

所論老釋之病躰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躰而無用耳至於分別躰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無躰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躰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躰用之分哉非曰絕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躰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寤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上踰勞而

不得息聖賢亦非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孝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而又知靜者為主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揚墨類

論墨氏兼愛之病

答張敬之顯父

此段謂孟子所以能感動夷子者蓋其言有以中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一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人此之心有以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留意目也

論異端害正之弊

答范伯崇

此段謂吾李既明然後可以攻彼之失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李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体然後拗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尺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李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揚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譎譎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蔽之譏也

論揚墨皆是邪說

答嚴時亨世文

之稱

此段謂楊墨無大輕重但墨氏尤矯偽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三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四



○聖宋諸臣類

論韓富王韓拜相先後

谷汪尚書

此段以龜山之語恐未深考

蒙垂前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之語恐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信言竊謂止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

論韓魏公勇於立事

萬人傑錄

此段專美魏公鎮靜之功

立事之人須是硬擔當死生以之立英廟即位繼感前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温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

論呂汲公涵佛老之孝

谷呂東萊

此段謂呂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孝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孝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孝者古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孝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首又稱橫渠不必以老佛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台

地

鎮只是

王

論語

由於佛然後可以公道但橫渠亦必然而偶自合自此善言  
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人  
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書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  
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耳

論范忠宣救蔡確之失

荅鄭景望

此段謂范公欲為自全之計未免自私

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其實難  
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  
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大  
討有罪之意也至於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  
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  
逐則必此言之為也且流囚凶族為軍國者亦殊不念

元祐諸賢

夫理人不可同語

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為  
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  
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慾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  
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  
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  
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  
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  
事物物無非至當矣

論荆公所學之偏

黃義剛錄

此段謂荆公初對神宗語便如此

荆公初對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全  
日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畢夔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

魏證有識者之所蓋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蓋偏後來做  
得差了又在諸葛亮魏證之下

論荆公新法之失

荅張元德論

此段謂荆公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  
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  
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  
道先生與一時諸賢自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  
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着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  
可與有為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  
則亦非所以為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  
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為不多然  
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為流俗  
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桃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由  
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甫是非者但今人口只見  
介父所言便以為非排介父者便以為是所以徒為競辨而  
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論荆公得君之故

荅沈莊仲

此段謂神祖之時逢介甫出來作壞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

神宗聰明絕人與群臣說話往往領

略不去纔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  
臣相得其權向見何一之方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一說  
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  
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迄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  
且如神宗是甚以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

即位已自有此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又是駕所  
以當時諡之曰**英宗** **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然  
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  
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教正理一向  
放倒將去亦無緣治安

論荆公欲富國強兵之意

竹林精舍錄

此段謂李文靖當國積得弊事激得荆公出來要

齊整頓

人先

溫公忠厚故稱荆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  
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  
然後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  
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辦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為  
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  
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  
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  
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論荆公東坡之孝

揚道夫錄

此段謂東坡見得荆公之失所以都自改了

東坡

蘇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孝曰二公之孝皆不正但東坡之德  
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  
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  
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文如  
曰用臣之言雖此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得狼狽遂更  
不復言其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論王蘇歐馬之學

荅汪尚書

此段謂歐陽司馬皆不失儒者所守王蘇不能無議

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孝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  
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  
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孝其於聖  
賢之高致固非末季所敢議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  
舊特恐有所未及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  
不純乎儒者之孝矣 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儒者之

字无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  
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  
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 山寺謂文定書及荅肅可  
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

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之性命陰

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

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卒且拋論語

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

智識才辯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

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孝則迷大本如前注性命諸

論多出私意雖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論尤可笑其嘗辨老子

說中一段可見其便槩矣 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

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區蘊矣 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

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足出王氏之下

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

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及見故諸老先生得以

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

王不其說

張以

若未

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越然而無言也 龜山集中雜論

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

似有所指 蓋王氏之孝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

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

淫侈縱慾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 龜山所論

焉詩乃其所假以為號耳 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

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

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捍闔之辨以持其說而

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

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則乃蔡京之

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

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

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孝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於豪

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

一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

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再論兩蘇王氏之孝

同前 甲申十一月既望

此段專謂蘇孝之失

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未孝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

為得其實矣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

不能無補乃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

於老聃鄭子養弘也惟是蘇孝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

蓋其前日所陳乃論其孝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道之域竊

味來教乃病其孝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

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孝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

蘇氏

之徒

王氏  
不以  
不知  
不故

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  
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用其精擄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以  
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技業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訕哉近  
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  
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瀛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  
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孝也某竊謂  
孝必知道為本知道則孝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  
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孝也蓋欲凌跨揚韓掩  
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孝不純而  
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  
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  
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孝不知道其心  
固無所取則以邪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  
者待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  
成佛說老子之為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  
武篡弑而成桀紂有或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違其私邪  
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  
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  
準則而屑屑焉推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  
啓姦乎揚朱李為義者也而倫於為我墨翟李為仁者也而  
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目特於本原  
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原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  
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  
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

心  
心

弱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  
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孝不正而言成理又  
非楊墨之比愚思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  
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辯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  
取必於然諾實以為古人致知格物之孝有在於是既以求  
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再論蘇氏學術之失

同前 己丑歲

此段謂文本道道之不明文何取焉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  
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之文矣  
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  
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  
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  
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  
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  
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  
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  
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意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  
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論蘇氏與吾道不合

卷程允夫

此段以蘇氏之文有非知道君子之欲聞

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



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言蘇公嗾孔文仲齟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則雖異世亦且神交意合豈至若是之矣耶文仲為蘇公所嗾初不自知悅乃大竟噴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

論東坡議論之實

廖德明錄

此段謂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實

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迁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今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論湖李之盛甲東南

荅薛士龍李官

此段謂熙寧置李官之後李政名存實亡

湖李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李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李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嘗竊讀安定之書考其所李蓋不出乎言語誦說之間以近歲李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溥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李規制行之太李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

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

再荅湖李本末之說同上

此段謂湖李得古人洒掃應對進退

垂諭湖李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李蓋得於古之所  
謂洒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  
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  
獨得者又非言多所能諭也

獨得  
非語  
所能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四

後集





